

人文經典
譯叢 三

動物農場

ANIMAL FARM

喬治·奧威爾 著
George Orwell

傅惟慈 譯

 中和出版
OPEN PAGE

關於喬治·奧威爾和《動物農場》

喬治·奧威爾這個名字，最初是從我去世的好友董樂山那裡聽說的。上一世紀 90 年代我翻譯《動物農場》更是應樂山兄之約才決定動筆。在寫這篇短文時，我應該首先提一下我同這位社會評論家和奧威爾名著《1984》的譯者的相識過程。我和樂山兄自上一世紀中，雖然都在北京工作，但因所在單位分屬不同系統（我去學校教書，董在新華社），一直無緣相識。我同他首次相遇，是在「文革」中期幹校裡。1972 年，頭頂上的烏雲尚未散去，但「文革」初期攪得中國天翻地覆的急風暴雨已失去強勁勢頭，五七幹校雖未明令撤銷，但下放幹部卻陸續調回城裡，恢復工作。我原在的學校這時已被取消，教職員工合併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樂山早已調入二外，但他和我分屬的兩個幹校都設在茶淀。這一年 4 月，我同樂山一起離開茶淀，成為二外同事，從此開始了一段持續近 30 年的交誼。在第二外國語學院，我倆因「舊債」都未了清，暫時沒有資格授課，一同被塞到英語系資

料室，幾乎每天都要會面，有機會交談。就這樣，我不僅對他的身世經歷有所了解，也認識到他讀書極廣，博學多識，是一位儒雅學者。我同樂山都對翻譯有興趣，翻譯甚麼，如何翻譯，成為我們經常談論的話題。在一次交談中，樂山提到有兩部預言社會前途的作品很值得譯介。一本是 A. 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另一本就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這兩本書描述的內容儘管不同——一本偏重科技進步，一本重在社會制度和政權性質，但兩書主題相通，都可以稱為警世小說，警戒人們必須關注人類前途，免遭滅頂之災。「文革」結束後，樂山應《編譯參考》約請，翻譯發表了《1984》，我才有機會閱讀這一名著。但奧威爾寫的另一部寓言《動物農場》，在此之前我就讀到了。

「文革」前我因工作關係認識了一位精通英語、熱愛西方文學的年輕朋友。他積攢了不少英文原版書，都是海外親屬託人輾轉帶進來的。「文革」中期，這位朋友由於某一特殊機緣，獲准出國探親，行前把一部分藏書贈給我，其中就有一本薄薄的小冊子——英國企鵝版叢書《動物農場》，讀後令我「大為震駭」。《動物農場》情節非常簡單，講的是英國某處一座農場中的動物，因不堪人類場主虐待，奮而造反的寓言故事。但在動物革命成功以後，在新領袖豬的領導下，發生了一件件不可思議的事，糧

食年年增產，口糧配給卻越來越少。動物日夜苦戰卻不見成效。風車遭暴風雨摧毀並非質量問題，是有壞人潛入破壞。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為清除內部敵人而展開的屠殺。受猜疑後要坦白罪行，許多無辜的動物因莫須有的罪名慘遭殺害。難道這個寓言故事是影射中國嗎？讀者不禁要問。其實這個問題只要翻一下原書的扉頁就清楚了。《動物農場》是在 1945 年由一家英國出版社——Martin Secker & Warburg 首次印刷發行的，從 1951 年又收入企鵝叢書，不斷重印。1945 年，中國革命尚未全面勝利。作者死於 1950 年 1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時剛剛成立幾個月。《動物農場》同中國的事務毫無關係，這是不言而喻的。既與中國無關，看來作者撰寫這個故事是以蘇聯斯大林當政時期發生的一些事為藍本了。人們甚至可以說，拿破崙影射了斯大林，被驅逐出農場的雪球是托洛茨基化身。小動物慘遭殺害就是蘇共清黨的縮影。我們知道，自從人類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後，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固然視之為人類的希望，資本主義世界卻對蘇聯展開一場圍攻。反蘇反共作品——或者造謠誹謗，或者誇大事實——矛頭都指向這個新興國家。《動物農場》會不會又是一本這類反動文人炮製的庸俗小冊子呢？回答是否定的。近一百年的歷史已經叫我們看清，任何一場革命，任何一個革命後的政權，如果失

去民主監督，如果沒有健全的法治，都有可能走向反面，一度奮不顧身參加革命的廣大群眾仍然不能逃脫被奴役的命運。《動物農場》講的正是一個概括化的革命異化歷程，目的是叫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在革命的名義下出現的極權主義。

歲月無情，離開這本書出版時間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1989年柏林牆被推倒，蘇聯和東歐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解體，離現在也已過了十幾年。過去許多神話一一被揭穿，雖然還不能說真相俱已大白，但早年間遮人耳目的迷霧終於逐漸散去。許多不該在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許多被歪曲、掩蓋或粉飾的事，相繼曝光，還原了真實面目，有的還得到糾正、平反。看來《動物農場》中描述的革命後掌權的領導階層腐化墮落，倒行逆施，並非作者憑空捏造。這本書的含義實在遠比揭露某一專制國家、某一獨裁政權更為深遠。這本書寫成的日子，正值德國法西斯被同盟國打垮，人們對希特拉的種種罪行，記憶猶新。我們有理由相信，動物農場中發生的事，也不無德國法西斯專政的影子。李慎之先生在評論另一部「反面烏托邦小說」《奇妙的新世界》一文中作過這樣的分析：「二十世紀最可紀念、最可反思的歷史事實是甚麼？最簡單地說，就是左的和右的烏托邦都在很大程度上出現了，結果帶來的卻是人類空前未有的浩劫。」

需要指明的是，奧威爾譴責的極權主義雖然以「左」的為主，但是他絕對沒有把德國法西斯和蘇聯社會主義等量齊觀。德國法西斯對德意志民族的玷污，對各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昭然若揭。希特拉是全人類的公敵，人人得而誅之。奧威爾曾明確地說：「在一個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打得死去活來的世界裡，任何有思想的人都要選擇站在哪一邊。」^① 奧威爾當然站在社會主義一邊。不僅在語言上，而且以行動——參加西班牙內戰——證明自己的立場，因為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在1936年以後寫的每一篇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和擁護社會主義的，當然是根據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② 這是作者在《我為甚麼要寫作》中的自白。澳大利亞的一位著名評論家西蒙·黎斯更認為奧威爾首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其次才是一個反極權主義者。他說：奧威爾的「反極權主義鬥爭的動力來自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③。

當然了，正像作者在「社會主義」一詞前所加的限制語那樣：他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就是說，他信奉的社會主義同當年蘇共標榜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並不相

① 見《藝術和宣傳的界線》，載《奧威爾文集》第132頁。

② 見《奧威爾文集》第95頁。

③ 轉引自董樂山文章《奧威爾和他的〈1984〉》。

同。他認為蘇共領導把社會主義一本經念歪了，出現了反民主、剝奪人民自由的現象，他對這種現象進行了「揭露」、「譴責」，不無規勸和諫諍的意思，希望走上歧路的人迷途知返。他甚至並不認為自己對蘇共內部發生的事完全清楚。在為《動物農場》烏克蘭文版寫的序言中，奧威爾有一段話很值得玩味：「我從來沒有去過俄羅斯，我對它的了解只是通過讀書看報而得到的。即使我有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蘇聯內部事務：我不會僅僅因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蠻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譴責他們。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他們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① 這段話既說明了奧威爾的實事求是態度，也表明他的寬恕和理解。即使「野蠻和不民主手段」，或許也事出有因，局外人不知內情。

要了解奧威爾如何成為社會主義者，需要介紹一下他的出身、教育和經歷。

喬治·奧威爾原名埃里克·布萊爾，1903年生於孟買。父親是英國殖民政府駐印度行政機構的一名官員。用作者自己的話說，他的家庭屬於「上層中產階級偏下，即沒有錢的中產家庭」。奧威爾4歲時隨家庭回英國定居，8歲入寄宿學校聖塞浦里安學習，14歲至18歲在伊

① 見《奧威爾文集》第103頁。

頓公學就讀，這兩所學校都是為富家子弟開辦的，奧威爾家境並不寬裕，本來無力入學。入聖塞浦里安是因為考試成績優異，減免了部分學費。入伊頓公學，一所「最昂貴、最勢利」的學校，則是因為僥倖得到一筆獎學金。在學校讀書期間，作者幼小的心靈初次感到人世的不公平。那裡窮人子弟備受歧視，社會階級壁壘森嚴。從此，他在思想上一直站在受壓迫者一邊。1921年，時年18歲的奧威爾從伊頓公學畢業，但因無力入大學，只能投考公務員。他參加了英帝國駐緬甸的警察部隊。在緬甸服役5年又是一段很不愉快的回憶。目睹帝國主義給殖民地人民帶來的苦難，激發了他在學校讀書時就已經萌發的反權威思想。他決心「不僅應該與帝國主義決裂，也應該與一切人對人的統治決裂」^①。日後他寫的長篇小說《緬甸歲月》（1934年出版）就是取材於他這一段生活經歷的。1927年，奧威爾辭去警察部隊工作，決定從事寫作。從1928年起，先在巴黎，後來回到英國，一直寫作不斷。他的生活貧困潦倒，有時不得不做各種零工，並曾一度在英國鄉間開設小雜貨店。1933年出版的《巴黎倫敦落魄記》是這一時期的生活寫照，並首次使用了喬治·奧威爾筆名。此外，他還寫了《教士的女兒》等作品，但並未成

① 董樂山為《1984》寫的序言中引證作者原話，出處不詳。

功。1936年，一家左翼出版社約請他去英格蘭北部工業區考察工人生活，歸來後，寫了報告文學《去維岡碼頭之路》（1937年出版）。考察中他目睹工人階級的生活慘狀，對他的思想變化影響極深。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我所以成為擁護社會主義者主要是出於對產業工人中比較窮困的一部分受到壓迫和忽視的情況感到厭惡。」^①這一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他在年底同新婚妻子一起去西班牙，參加保衛共和國之戰。1937年，因喉部負傷，回英國治療休養。

奧威爾在西班牙的日子，正值西班牙共產黨對內部進行大搜捕。西共內部清洗是同蘇聯國內清黨同步的。許多無辜的人被懷疑思想不正統而被審訊、拘捕甚至槍決，罪名都是「與法西斯分子共謀」，這也與蘇聯的情況相同。奧威爾說：「就西班牙而論，我有一切理由相信，這些罪名都是莫須有的。」^②他同妻子也在受迫害之列，被懷疑、跟蹤，但未被逮捕。後來他把自己在西班牙的所見所聞寫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一書裡（1938年出版），既報道了西班牙內戰，也寫了國際志願軍內部左翼各派的相互鬥爭。他還想用一個故事形式揭露「蘇聯神話」，語言淺顯，使更多的人讀懂並易於翻譯。這個想法

① 見《奧威爾文集》第102頁。

② 見《奧威爾文集》第103頁。

一直在他腦子裡盤旋了 6 年，直到 1943 年才抽暇動筆，1945 年出版。這就是讀者現在讀到的這本《動物農場》。

二次大戰爆發，奧威爾因健康原因未能參軍，他在後方參加了警衛隊，並在英國廣播公司主持對印度廣播。戰爭後期曾任一家報刊駐歐戰地記者。1948 年，今天早已列入世界經典著作之林的《1984》寫竣並出版。但這本書給文壇帶來的轟動，給作者帶來的榮譽，奧威爾本人卻都沒有來得及看到，他在 1950 年 1 月因肺病去世，年僅 46 歲。

現在略談一下《動物農場》一書的翻譯和出版。

「文革」後期，我為兩個返城的插隊知青補習英語，用的教材就是《動物農場》。我教英語仍然使用老式翻譯法，每日課後，學生都必須把閱讀材料譯成中文。這兩個學生的翻譯練習，經我修改成章，也可以算作《動物農場》的初譯稿吧。《編譯參考》刊出《1984》以後，曾有一家出版社把這份譯稿拿去，但後來並無下文，甚至連稿子也沒有還給我。這是意料之中的事。就連廣東花城出版社已經公開發表的《1984》，初版也只作內部參考書。80 年代末再版時，雖然已經可以在市場上公開售賣，印數卻少得可憐，讀者很難買到。一眨眼，時間又流逝了十幾年，已經到了 1996 年。這一年春季或夏季，樂山告

訴我，他同某一出版社簽訂了合同，主編一部兩卷集《奧威爾文集》，上卷收錄作者的散文、隨筆和評論文章，下卷收錄兩部小說，《1984》和《動物農場》。這時《動物農場》上海已經有了一個譯本，但董兄仍希望我再譯一次，我自然從命。一年以後，《文集》出版了，但只出了一卷，合同中約定的下集小說不明不白地被斫掉了。這是我國出版界現狀，我無話可說。只是在悼念樂山逝世的一篇文章中對此發了幾句牢騷。

近三四年先後有幾家出版社同我聯繫，有意出版我的譯本。其中一家已與我簽訂稿約並預支了稿費，但不知為甚麼，始終沒有出書。倒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重新印行了《1984》，在取得那家與我簽約的出版社同意後，把我譯的《動物農場》附了進去，作為合集出版。

我很高興，這本小書現在終於能夠以單行本形式問世了。倒不是我如何看重自己的譯文，在書籍的封面上看到自己名字。我希望看到的是此書能廣為流傳，在書店裡容易購買，叫更多的人讀到。一段不愉快的歷史，不管它在這個國家或是另一個國家發生過，畢竟已經過去。但是如果眾多讀者能在書中讀到它，這些事就會繼續留在人們記憶裡，起着警示作用，叫我們在革命路途上，不致再犯錯誤，重蹈覆轍。

不久前，有人從國外網站下載了一篇文章寄給我。

作者是一個美國人，大概也是《動物農場》的熱心讀者吧，在文章中，這位作者把美國現狀同農場裡發生的事進行了類比。他發現美國的許多組織和社團——「左」的和右的，工會和三 K 黨，甚至政黨或政府，都在使用拿破崙一夥人的伎倆欺騙、愚弄自己屬下、會員、選民和群眾。恫嚇謾罵，危言聳聽，暗中修改規章，濫開空頭支票，推脫責任，把大小罪責都叫別人承擔……我想其實這些同《動物農場》極為相似的事不僅發生在美國。看來《動物農場》這本書至今仍未失去它的現實意義。

傅惟慈

目 錄

關於喬治·奧威爾和《動物農場》 傅惟慈.....	1
烏克蘭文版序.....	001
第一章.....	008
第二章.....	019
第三章.....	029
第四章.....	038
第五章.....	045
第六章.....	057
第七章.....	068
第八章.....	082
第九章.....	098
第十章.....	112
附錄：《動物農場》英文原著.....	127

烏克蘭文版序

[1947年3月，奧威爾為烏克蘭文版《動物農場》專門寫了一篇序，該版由慕尼黑烏克蘭流落異國者組織於同年11月發行。奧威爾原稿已不可覓，這裡發表的是根據烏克蘭文譯文重譯回英文的。]

我受囑為《動物農場》烏克蘭文譯文版寫一篇序言。我很明白我是在為我根本不了解的讀者寫這篇序言，我也知道他們大概也從來沒有絲毫機會了解我。

在這篇序言中，他們大概最希望我談一談《動物農場》是怎麼起意的，不過我首先要談一談我自己和我形成今天的政治態度的經歷。

我於1903年生於印度。我的父親是那裡的英國行政機構的一名官員。我的家庭是軍人、教士、政府官員、教員、律師、醫生等等這種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我是在伊頓受的教育，那是英國公學中最昂貴和最勢利的。但是我只是靠獎學金才進去的；否則，我的父親無力供

我上這樣一種類型的學校。

離校以後不久（當時我還不滿 20 歲），我就去了緬甸，參加印度帝國警察部隊。這是一支武裝的警察部隊，一種憲兵一樣的隊伍，很像西班牙的國內警衛隊或法國的別動隊。我在那裡服役 5 年。它不適合我的個性，使我痛恨帝國主義，雖然那時候緬甸的民族主義感情並不十分顯著，英國人和緬甸人的關係並不特別壞。1927 年我回英國休假時辭了職，決定當作家。開始時並沒有特別成功。在 1928 年—1929 年之間，我住在巴黎，寫沒有人會出版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後來我把它們都銷毀了）。在以後幾年，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勉強糊口，過一天算一天，好幾次還捱過餓。只是在 1934 年起，我才能夠靠寫作的收入生活。與此同時，我有時接連好幾個月生活在窮人和半犯罪分子中間，他們住在窮人區的最破爛的地方，或者流浪在街上行乞和偷竊。那個時期我因為沒有錢才同他們為伍，但到了後來，他們的生活方式本身引起了極大的興趣。我花了好幾個月（這一次是十分有系統地）研究英國北方礦工的狀況。到 1930 年為止，就整體來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個社會主義者。事實上，我當時還沒有明確的政治觀點。我所以成為擁護社會主義者主要是出於對產業工人中比較窮困的一部分受到壓迫和忽視的情況感到厭惡，而不是出於對計劃社會有甚麼理

論上的想望。

我在 1936 年結婚。幾乎就在那同一星期，西班牙爆發了內戰。我的妻子和我都想到西班牙去為西班牙政府作戰。我們一等到我手頭在寫的書寫完，6 個月內就做好了準備。在西班牙我在阿拉貢前線呆了幾乎 6 個月，一直到在韋斯卡被一個法西斯狙擊手打穿了喉嚨。

在戰爭初期，外國人總的來說是不了解各個擁護政府的黨派之間的內部鬥爭的。由於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我沒有像大多數外國人那樣參加國際縱隊，而參加了 P. O. II. M. 的民兵。

因此在 1937 年中，共產黨得到了對西班牙政府的控制權（或者說部分控制權）並且開始迫害托派以後，我們夫婦倆發現自己已是受迫害之列。我們很幸運，活着逃出了西班牙，連一次也沒有被捕過。我們的許多朋友被槍決，其他的在獄中關了很久，或者乾脆失蹤了。

西班牙的這些大搜捕是與蘇聯國內的大清洗同時發生的，可以說是對大清洗的補充。在西班牙和在蘇聯都是一樣，攻擊的罪名（即與法西斯分子共謀）是同樣的，但就西班牙而論，我有一切理由相信，這些攻擊都是莫須有的。這一切經驗是一個寶貴的客觀教訓：它告訴我極權主義的宣傳能夠多麼輕易地控制民主國家開明人民的輿論。

我的妻子和我都看到無辜的人被投入監獄，僅僅因為他們被懷疑有不正統思想。但是，在我們回英國以後，我們發現許多思想開通和消息靈通的觀察家們居然相信報界發自莫斯科審判現場關於陰謀、叛國和破壞的荒乎其唐的報道。

因此我也比以前更加清楚地了解蘇聯神話對西方社會主義運動的消極影響。

這裡，我必須停下來談一談我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

我從來沒有去過俄羅斯，我對它的了解只是通過讀書看報而得到的。即使我有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蘇聯內部事務：我不會僅僅因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蠻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譴責他們。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他們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

但是在另一方面，對我來說，極其重要的是，西歐的人們應該看清楚蘇聯政權的真正面目。自從 1930 年以後我很少看到有甚麼證據能夠證明蘇聯是在向我們可以真的稱為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相反，我對它轉變成為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的明顯跡象感到吃驚。在這樣一個社會裡統治者像任何其他統治階級一樣都不願意放棄權力。此外，在英國這樣一個國家裡的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都無法理解今天的蘇聯已完全不同於 1917 年的它了。這一部分是因為他們不願意理解（即他們希望相信在甚麼

地方的確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習慣於公共生活中的比較自由和節制的環境，極權主義是他們完全不能了解的。

但是你必須記住，英國並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着極大的階級特權和（即使在現在，在一場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戰爭之後）極大的貧富懸殊。但是儘管如此，它還是一個人民生活了好幾百年而沒有發生內戰的國家，法律相對來說是公正的，官方的新聞和統計數字可以幾乎一概信任，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持有和發表少數派意見並不會帶來生命的危險。在這樣的氣氛中，像集中營、大規模強制遷移、未經審判就逮捕、新聞檢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沒有真正了解的。他所讀到的關於蘇聯這種國家的報道都自動地化為英國概念了，他很天真地接受了極權主義宣傳的謊言。到1939年為止，甚至在此以後，大多數英國人不能認識德國納粹政權的真正性質，而現在，對蘇聯政權，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仍處在同樣一種幻覺的下面。

這對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造成很大的危害，對英國的外交政策產生嚴重的後果。的確，在我看來，沒有任何東西有像認為俄羅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認為它的統治者的每一行動即使不加模仿也必須予以辯解的這種信念那樣，對社會主義的原來思想造成更大的腐蝕了。

因此在過去的 10 年中，我一直堅信，如果我們要振興社會主義運動，打破蘇聯神話是必要的。

我從西班牙回來後，就想用一個故事來揭露蘇聯神話，它要能夠為幾乎每個人所容易了解而又可以容易地譯成其他語言。但是這個故事的實際細節在相當時期內一直沒有在我的腦海中形成，後來終於有一天（我當時住在鄉間一個小村莊裡）我看到一個小男孩，大概 10 歲，趕着一匹拉車的大馬在一條狹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馬一想轉彎，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這使我想起，如果這些牲口知道它們自己的力量，我們就無法控制它們，人類剝削牲口就像富人剝削無產階級一樣。

於是我着手從動物的觀點來分析。對於它們來說，顯然人類之間階級鬥爭的概念純粹是錯覺，因為一等到有必要剝削牲口時，所有的人都聯合起來對付它們：真正的鬥爭是在牲口和人之間。從這一點出發，就不難構思故事了。但我一直沒有動手，到了 1943 年才寫，因為我一直在做其他工作，沒有餘暇。最後，我把有些大事，如德黑蘭會議包括進去，我在寫作時，會議正在開。這樣，這個故事的主要輪廓在我腦中存在了 6 年之久我才實際開始寫作。

我不想對這部作品發表意見。如果它不能自己說明問題，那它就是失敗之作。但是我想強調兩點：第一，雖

然有些情節取自俄國革命的真實歷史，但它們是作了約縮處理的，它們的年代次序作了顛倒，這是故事的完整化所必需的。第二，是大多數批評家所忽視的，可能是因為我沒有予以足夠強調。許多讀者在讀完本書之後可能有這樣的印象：它以豬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場。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來是要在一種很不和諧的高音符上結束，因為我是在德黑蘭會議以後馬上寫的，大家當時都認為該會議為蘇聯和西方建立了可能範圍內最好的關係。我個人並不認為這種良好關係會維持很久，而事實證明，我沒有錯到哪裡去……

第一章

莊園農場的瓊斯先生鎖好幾間雞棚準備過夜，只是這一天他喝得爛醉，竟忘記關上那幾扇小門了。他東倒西歪地走過院子，手中一盞提燈的光圈也隨着搖搖晃晃。走進後門，他把靴子甩掉，又從放在洗碗間的酒桶裡給自己倒了這一天的最後一杯啤酒，就爬上床去。這時瓊斯太太早已在那兒打呼嚕了。

瓊斯先生寢室裡的燈光一滅，農場裡各個廄棚就響起一陣騷動和嘈雜的聲響。白天的時候，消息早已傳開，老少校——就是那頭得過獎的灰白色大公豬——頭天晚上做了一個怪夢，打算把它說給農場裡所有的動物聽。大家已經合計好，只等瓊斯先生走開，不會再被他撞見之後，他們就在大穀倉聚齊。老少校——大家都這麼叫他，雖然當年他參加展賽時用的名字是「威靈頓之花」——在農場裡聲望極高，所以每個動物都甘願犧牲一小時睡眠，聽聽他到底要說些甚麼。

大穀倉的一頭有一個凸起一些的台子，少校這時已

經安坐在鋪着稻草的床上，頭頂上懸着一盞吊在房樑上的油燈。少校這時已經年滿十二歲，近年來，身軀頗有些發胖，但看去仍然儀表堂堂。另外，他的犬齒一直沒有長出來，這倒讓他的相貌顯得既聰明又慈祥。沒過多久，別的动物先後都來了，並按照各自的習慣安頓下來。首先來的是三條狗——藍鈴花、傑西和品徹爾。接着是一群豬；他們立刻都伏臥在台前的稻草上。一些母雞棲在窗台上。鴿子落到椽子上撲棱着翅膀。綿羊和奶牛在豬後面，開始倒嚼。兩匹轆馬，拳擊手和苜蓿，並肩走進來。他倆走得很慢，毛烘烘的大蹄子小心翼翼地落下來，生怕踩傷被稻草遮蓋住的甚麼小動物。苜蓿是一匹粗壯的中年母馬，在生過第四胎馬駒之後，就沒能再恢復原來美麗的體型。拳擊手生得高大健壯，個頭將近六英尺，勁頭比得過兩匹馬加在一起。他的鼻樑兒上有一個白道，給他平添出一些傻相。實際上，他的智力確實也不怎麼高，但他堅毅的性格和幹活時強大的體力卻贏得了所有动物的崇敬。在兩匹駕車的轆馬之後，進來的是白山羊穆瑞爾和毛驢本傑明。本傑明在農場裡年紀最老，脾氣也最壞。他不太愛說話，但只要一張嘴，說出來的準是刻薄挖苦的言詞。舉例說吧，他說上帝給了他尾巴是為了叫他轟蒼蠅，但是他寧可不要這個尾巴也別有蒼蠅。在農場的動物中間，只有他從來不笑。問他為甚麼，他說他看不

見甚麼值得笑的事。不過，儘管他從來沒有公開承認過，他對拳擊手卻是心悅誠服的。他們倆經常在果園那邊一塊小牧場上一起度過禮拜天，肩並肩地吃草，可彼此都不講話。

兩匹馬剛剛臥下，就走進一窩沒有了母親的小鴨子。小鴨子走成一行，氣力不大地呷呷叫着，身子左右搖擺。他們在尋找一個不會被別的動物踩着的地方。苜蓿伸出兩隻前腿圈成一道像是圍牆似的屏障。小鴨子就在牆裡面擠擠插插地趴下，而且馬上就都進入了睡鄉。給瓊斯先生拉雙輪車的小白母馬茉莉直到聚會快開始才來。茉莉長得很漂亮，但沒有頭腦；她邁着細碎步子扭扭擺擺地走進來，嘴裡還嚼着一塊方糖。她在靠前邊的地方找了個位子，立刻就甩動起自己的白色鬃毛，賣弄繫在上面的紅飄帶。最後到穀倉來的是農場的老貓。她像平常一樣首先四處尋望一下，給自己找一個最暖和的地方。最後她擠到拳擊手和苜蓿兩匹馬中間。在少校講話的時候，從頭到尾，她一直咪咪地打呼嚕，根本沒聽進一句話。

現在除了摩西——農場上養熟了的一隻烏鴉，總是睡在後門背後一根棲木上——所有的動物都到齊了。當少校看到大夥兒都已經各就各位而且都在聚精會神地等待着自己發言的時候，就清了清喉嚨，開口說道：

「同志們，大家都已經聽說我昨天做了一個怪夢的事了。我夢見了甚麼，過一會兒再談。現在先有一點兒別的事要跟你們說。同志們，我怕我同你們在一起的日子不會太長了。在我死以前，我覺得我有責任把我積累到的智慧傳給你們。我的壽命可以說夠長的了。當我獨自一個躺在圈裡的時候，我有很多時間思索問題。我想我可以說，生活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是了解的，而且了解得不比別的活在世上的動物少。我要說給你們聽的就是我悟出來的一點兒道理。

「同志們，我倒想問你們一下，咱們到底過的是甚麼樣的生活啊？最好還是面對現實吧！一句話，咱們的生活非常痛苦，勞累不堪，而且極其短暫。咱們出生了，給咱們的食物剛剛夠維持一口氣，不致叫咱們斷氣的。那些能夠幹活的，被硬逼着幹到精疲力竭。一旦精力枯竭，沒有用處了，就被殘酷兇狠地屠宰掉。英格蘭的動物只要過了一歲，就再也享受不到幸福和閒暇了。英格蘭的動物沒有一個享受到自由。動物的一生就是苦難和奴役的一生。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

「但是，這難道是大自然的安排嗎？是不是我們這塊土地太貧瘠了，不能叫居住上面的生物舒舒服服地生活呢？不是的，同志們，絕對不是的。英格蘭的土地是肥沃的，氣候是溫和的，即使這裡的生物遠比當前的數量更

多，它也能提供非常豐盛的食物。只是咱們這一個農場就能養活十二匹馬，二十隻奶牛，幾百隻羊，而且個個還都能活得舒舒服服，體體面面，絕對不是我們現在能夠想像的。可是，為甚麼我們一直活得這麼淒淒慘慘呢？這是因為咱們的勞動成果，幾乎全部都被人類盜竊走了。同志們，這就是全部問題的答案。簡單地用一個字可以概括一切——人。人是我們唯一的真正的敵人。把人從生活舞台上趕走，飢餓勞累の根源就被鏟除了。

「人是唯一一只消費而不事生產的生物。他不會產奶，不會生蛋，他毫無體力，不能拉犁，他跑得不快，捉不到兔子。但是他卻成了所有牲畜の主宰。他逼着牲畜們幹活兒，勞動所得，他只給回一點點剛剛不至於叫他們餓死的數量，剩下的全部據為己有。我們辛勤勞動地耕地，我們用自己的糞便給地施肥，但是我們除了身上的一張皮外，還有甚麼呢？站在我眼前的你們這幾頭奶牛，過去一年間你們生產了幾千加侖的牛奶啊！這些奶本應用來哺育健壯的牛犢的，可是現在都跑到哪兒去了？每一滴都流進咱們仇敵の喉嚨裡去了。你們這些母雞，過去一年間，你們生產了多少蛋啊！可是用來孵化出雞雛的有多少隻呢？剩下的都拿到市場上被瓊斯和他的夥計們換成錢了。還有你，苜蓿，你生的那四匹馬駒都到哪兒去了？他們本應是你年老時的依靠和安慰啊！每頭馬駒一歲大的

時候就被賣給別的人了——你再也看不見他們了。你四次懷胎分娩，平日在地裡辛苦勞累地幹活兒，可是除了每天剛剛能餵飽肚子的一點兒飼料同一間馬廄外，你還有過甚麼呢？

「可就是這種悲悲慘慘的日子我們也活不到頭。我個人沒有甚麼可以抱怨的，因為我算是幸運的，活了十二年，生養了四百多個崽子。對一口豬來說，生活也不過如此了。可是不管你是甚麼動物，到頭來都難免屠刀的宰割。你們這些坐在我面前的小肥豬，不出一年，哪個都不得在砧板上號叫着送命。這種恐怖的命運咱們誰都逃不脫——牛也好、豬也好、雞和羊也好，都要遭受這個劫難。就是馬和狗的命運也一樣。就拿你說吧，拳擊手，只要你那強健的肌肉力氣一消失，瓊斯就要把你賣給屠殺牲口的人，你的喉管就要被割開，肉被煮爛，當作獵狐犬的食物。而這些狗呢，年紀一老，牙一掉光，瓊斯就要在他們的脖子上拴一塊磚頭，把他們沉到附近哪個池塘裡。

「同志們，事情不是再清楚不過嗎？咱們生活上的一切苦難，都來源於暴虐的人類啊！只有把人鏟除掉，我們才能享有自己的成果，一夜之間，我們就會變得既富有又自由了。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沒有別的，只有為推翻人類而鬥爭，必須日以繼夜、全心全意地鬥爭。同志們，這就是我傳達給你們的信息：造反！我不知道這一天

甚麼時候到來，也許一個星期之後，也許還要過一百年。但是有一點是確鑿不移的，我看得就像腳下面的稻草那麼清楚：正義或遲或早總有一天要伸張的。在你們短促的餘生中，同志們，我希望你們牢牢地把這一點記在心上。最重要的是，把這個信息傳給你們的後代。這樣的話，咱們的子孫後代就會繼續奮鬥，直到取得勝利。

「同志們，大家千萬記住：決心切不可動搖。別叫任何議論把你們引入歧途。別聽信那些胡言亂語，說甚麼人類和其他動物的利益是一致的，人類富裕了，別的動物也都將繁榮興旺。這都是騙人的謊言。人只為他自己謀福利。讓咱們所有的動物團結起來，在鬥爭中齊心協力。所有的人都是仇敵，所有的動物都是同志。」

就在這個時候，穀倉裡突然沸反盈天，動物們都突然大聲吼叫起來。原來在少校講話的當兒，四隻大老鼠也從洞裡鑽出來，蹲坐在兩隻後腿上傾聽起來。後來一下子被幾隻狗發現了，如果不是老鼠一溜煙逃回洞裡早就沒命了。少校舉了舉前蹄，叫大家肅靜。

「同志們，」他說，「現在有一個問題必須解決。像老鼠、兔子這種不是人們馴養的動物，究竟是我們的朋友還是我們的敵人呢？咱們表決一下吧。我現在向大會提出這個問題：老鼠是同志嗎？」

大會立刻進行表決，結果大多數動物同意應把老鼠

看作同志。不同意的只有四票，三隻狗和一隻貓。後來動物們發現，老貓既投了贊成票又投了反對票。少校繼續他的講詞：

「我沒有很多要說的了。我只想重複提一遍，大家要永遠記住自己的責任，那就是同人類及人類的一切生活習慣勢不兩立。凡是用兩條腿走路的，就是我們的敵人。凡是用四條腿走路的，或者是靠翅膀飛行的，就是朋友。大家還要記住，在我們同人進行鬥爭的同時，千萬不能模仿他們的行為。甚至在我們擊敗他們以後，也不能沾染上他們的惡習。一切動物都不能住在房子裡，不許在床上睡眠，不許穿衣服，不許喝酒，不許吸煙，不許接觸錢財或者進行交易活動。人類的一切習慣都是罪惡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動物絕不許欺凌自己的同類。不論是弱小還是強大，聰明或是頭腦簡單，我們都是兄弟。所有的動物都不許殺害別的動物。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

「同志們，現在我要給你們說說昨天夜裡我做的夢了。我無法把夢裡看見的描繪出來。我夢到的是在人類被鏟除後這個世界的情景。這個夢使我回想起我早已忘記的一件往事。許多年以前，我還很小的時候，我母親和另外一些老母豬常常哼一首老歌。她們就會哼唧那首歌的調子，歌詞只記住三五個字。我小時候也會哼唱那調子，可是後來早就忘記了。昨天夜裡，這首歌突然又回到

我腦子裡來了。奇怪的是，不只是曲調，就連整首歌的歌詞我也知道了。我相信那是動物們很久很久以前唱的詞，幾代以前早已失傳了。同志們，現在我就把這首歌唱給你們聽聽。我年紀老了，嗓音粗啞了，但是等我把它教給你們以後，你們自己唱一定比我唱得好。這首歌的名字叫《英格蘭牲畜之歌》。」

老少校清了清喉嚨，開始唱起來。他剛才自己也承認，他的嗓音確實已經沙啞了。但是他唱得非常好。這首歌的調子介於《克萊門婷》和《拉·庫庫拉查》之間，很能激動人心。歌詞是這樣的：

英格蘭、愛爾蘭、各個地方的
牲畜們，請大家聽我言，
聽我告訴你們一個喜訊：
我們的未來將像黃金般燦爛。

這一天或遲或早定要到來，
殘暴的人類將被我們推翻。
只有動物們能夠享受，
英國大地的沃土、良田。

我們的鼻子不再穿着鐵環，

脊背上沒有了挽具和轡鞍，
嚼子和馬刺也將永遠消失，
再沒有人對我們揮動皮鞭。

生活富裕得誰也無法想像，
大麥、小麥、稻草堆積如山。
苜蓿、蠶豆和鮮嫩的甜菜根，
到那一天將是我們的美餐。

英格蘭的田野一片光輝燦爛，
河流、池塘的飲水純淨又甘甜。
空中將吹拂溫煦、新鮮的清風，
在我們牲畜獲得自由的那一天。

為了這一天，我們一定要奮鬥，
即使我們死在自由到來之前。
牛、馬、雞、鵝……所有的動物們，
為爭取自由大家都要流血流汗。

英格蘭的牲畜、愛爾蘭的牲畜，
普天之下的兄弟們、姐妹們，
請聽我說這個喜訊：告訴大家

牲畜們將有一個金光燦爛的明天。

少校唱起這支歌來，動物們聽了都非常激動，熱血沸騰。少校還沒唱完，動物們就跟着哼唱起來。就連最愚笨的也學會了歌的曲調，記住了個別詞句。至於那些聰明一些的，比如小豬和家犬，聽了幾分鐘就把全部歌詞記在心裡了。接着，在試唱了幾次之後，動物們開始放聲齊唱《英格蘭牲畜之歌》來，歌聲響徹半空。牛哞哞叫，狗汪汪吠，羊咩咩鳴，馬打着響鼻，鴨子發出一片呷呷的聲響。大家都很喜欢這首歌，所以一連唱了五遍還不肯停歇。要不是被打斷的話，說不定他們要唱個通宵呢。

不幸的是，瓊斯先生被喧鬧聲吵醒了。他想弄清楚是不是院子裡鑽進來狐狸，所以從床上跳了下來。在他寢室的一角總是放着一支槍。他一把拿過槍，朝黑暗的院子裡放了一梭子六號子彈。子彈射進了大穀倉的大牆裡，動物的集會就這樣匆促地被打斷了。動物都一個個逃回自己休息的地方。飛禽跳上棲木，牲畜臥到稻草堆上，頃刻之間，整個農場都進入了夢鄉。

第二章

三天以後，老少校晚上睡着以後，再也沒有醒過來，他死得極其寧靜。他的屍體被埋葬在果園下面。

這是三月初的事。在以後的三箇月中，動物們秘密活動頻繁；老少校那一次講演使農場中那些智慧較發達的動物對待生活有了全新的看法。他們不知道少校預言的造反將在甚麼時候發生，他們也沒有理由相信自己有生之年能夠看到這樣一天。但是他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有責任為此作準備。動物們普遍認為豬是最聰明的，因此教育和組織其他動物的工作就落在了幾口豬的肩上。在這些豬裡面，最傑出的是兩口年輕的公豬，一個叫雪球，另一個叫拿破崙；他們本是瓊斯先生為出售而餵養的。拿破崙個頭大，樣子兇惡，是一頭伯克夏種公豬。他也是農場裡唯一的伯克夏種，不愛多說話，卻是有名的拗性子。雪球同拿破崙不同，性格活潑得多。他伶牙俐齒，一腦子主意，但大家都認為他不如拿破崙性格深沉。農場裡其他公豬都是肉豬。名氣最大的一頭名

叫尖嗓的小肥豬，生得一副團團面孔，炯炯有神的眼睛，動作伶俐，說話的聲音尖銳刺耳。尖嗓說話很有口才，在他闡述一個艱深的論點時，身子總愛來回跳動，小尾巴擺來擺去，使他的話語很有說服力。別的動物都說，尖嗓的本領很大，能把黑的說成白的。

這三頭豬合在一起把老少校的教導發揮成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稱之為動物主義。每個星期總有幾個晚上，當瓊斯先生就寢之後，他們就在大穀倉裡召集會議，向全體動物宣傳解釋動物主義的一些原則。開始的時候，動物們對這些解釋冥頑不靈或者無動於衷。有的動物說甚麼要對瓊斯先生——他們稱他為「主人」——忠誠、盡職，有的說一些蠢話，像甚麼「瓊斯先生給我們吃喝，要是他不在了，我們就得餓死了」等等。還有的動物提出問題說：「我們死後發生的事管他作甚麼呢？」為了讓動物們認識到這些想法背離了動物主義的主旨，幾口豬費了不少力氣。最愚蠢的問題是白馬茉莉提出的。她問雪球的第一個問題是：「造反以後還有方糖吃嗎？」

「沒有了，」雪球語氣堅定地說，「我們的這個農場沒有做糖的辦法。再說你也不需要吃糖，燕麥和甘草有的是叫你吃的。」

「還讓我在鬃毛上紮飄帶嗎？」茉莉又問。

「同志，」雪球解釋說，「你這麼熱衷紮在脖子上的飄

帶是奴隸的標誌。自由遠比那些帶子可貴，這一點你就不了解嗎？」

茉莉同意雪球的話，可是顯得並不那麼信服。

對三口豬來說，更艱巨的鬥爭是拆穿摩西散佈的一些謠言。摩西是瓊斯先生馴養的最得寵的一隻烏鴉。他是一個內奸，總愛搬弄是非。另外他還會花言巧語地編織瞎話。據他說，他知道世界上有一個很神秘的叫糖果山的地方，所有的動物死了之後都要到這個地方去。糖果山在天空上某個地方，在雲端上不遠的地方。摩西還說，糖果山一週七天每天都是星期日，苜蓿一年四季常青，籬笆上長滿方糖和亞麻子餅。動物們都不喜歡摩西，因為他就喜歡閒扯，甚麼活兒都不做。但是他說的糖果山的事倒有些動物相信。三口豬費了好大唇舌才說服這些動物，叫他們不要相信有這麼一個莫須有的地方。

豬的最忠實的信徒是兩匹駕車的馬，拳擊手和苜蓿。這兩個動物幾乎不會思考任何問題，但是一旦他們接受了豬作為他們的導師，不論豬說甚麼，他們都記在腦子裡，而且用簡單的條條道道再把它們傳授給其他動物。每次在穀倉開秘密會拳擊手和苜蓿從不缺席，會議結束齊唱《英格蘭牲畜之歌》時他倆總帶頭領唱。

事態的發展出人意料，造反比每個動物期望的來得更早，成功也更容易。過去這麼多年，瓊斯先生作為動